

遇見皮影



柏林漫言
余逾

我從來沒有想到，可以近距離地接觸到皮影，甚至用手可以摸到。更加沒有想到的是，我與皮影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竟然是在離「皮影之鄉」甘肅環縣千里之外的柏林。

第一次得知關於這批皮影的消息是來自一位朋友轉發的一篇在德國華人圈裏招志願者的帖子。

這批皮影來自於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瑞德爾（Christian Riedel）的德國漢學博士。老人家花了三十年的時間往返於德國和中國，收集他所熱愛的民間皮影藝術作品。他把從民間收來的皮影進行清洗、修復和上色，然後分門別類進行整理和收藏。

然而不幸的是，瑞德爾博士在今年七月中旬德國百年一遇的洪水中去世，他的皮影收藏也被洪水後的淤泥埋在了地下室中。直至三十天後，這批皮影才在德國孔子學院的幫助下被拯救出來。

這上萬件皮影作品在淤泥中泡了三十天，需要大量的清洗修復工作。幸運的是，在眾多華人與德國志願者和專家的積極響應下，科隆、杜塞爾多夫和柏林的修復中心很快便建立起來，與時間賽跑的皮影拯救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當地的餐館和華人超市還熱心地為志願者們送去了餐飲和零食。



清理後的皮影再換光彩。作者供圖

「拯救行動」的第一個步驟是任務最繁重的沖洗與剝離，然後是第二步清洗與拼接，接下來便需要對清理後的皮影進行壓製和除濕，最後再拿出來做精細清理。完成以後，剩下的工作就是拍照、整理分類和存檔了。我趕在了拯救工作的尾聲參加了皮影作品的精細清理工作。

位於柏林南邊的孔子學院坐落在一片幽靜的小樹林旁，而皮影修復工作室便在這裏二樓的一間寬敞明亮的大教室。我到達時已有三位志願者開始工作了，其中兩位是柏林的留學生，一邊工作一邊聊着年輕人的話題；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中年大姐，熱情地招呼我坐下來。這裏的負責人是一位學考古學的年輕姑娘，她拿給我一支竹籤和一支筆刷，告訴我皮影上哪些是需要清理的淤泥，哪些是皮影本來的傷痕不能用力剝離。

我坐下來，拿起一個皮影人像，對着窗戶的光看了看，儘管看得出來還是有很多污漬，但已有彩色透亮的樣子，漂亮得很。我摸了摸，還能感受到這塊皮影被水泡過的濕氣。我輕輕用竹籤的尖兒開始挨着把頭像帽子處沾的一大塊淤泥刮掉，皮影原本的顏色立刻顯現了出來。我拿小刷筆刷去面上的泥土，又拿起來對着光照一照，真好看啊！

這一批皮影有動物、人物和服飾，以及由人物和飾物構成的傳統儀式場景。讓人印象尤為深刻的必須是那組八人大轎皮影，既精緻入微又色澤分明，拿起來輕輕一動，活靈活現。

這個溫暖的午後，陽光隔着雲朵照進到窗前的木桌上，我沉浸在這一堆精美絕倫的皮影中，享受着每一次把它拿起來，看它把光變成美妙無比的色彩。

川菜打牙祭——甜甜蜜蜜



飲饌短歌
吃吃君
IG: mrchichi1988

相信多數人想到川菜不會將其聯繫到甜品二字上。其實傳統川菜的甜品種類十分豐富。

例如甜燒白，是普通四川人家都會製作的，更是傳統田席中不可或缺的一大碗之一。田席顧名思義是鄉間進行的宴席，乃四川農村婚喪嫁娶時的宴席儀制。這裏不說田席，只說甜燒白一道。

川菜有鹹燒白，做法似梅菜扣肉，不過用的是宜賓芽菜。甜燒白則是它的甜品版，由於白肉夾着豆沙（或芝麻花生等炒製的糖沙），因此又叫夾沙肉。豬肉要選五花，煮熟抹上紅糖晾涼，切成二薄片一組的夾沙片；糯米蒸熟後拌入紅糖；豆沙用熟豬油炒香。之後將豆沙夾入兩片白肉之間，在蒸碗底部將肉片鋪好，再放入糯米同蒸。出鍋後用盤子扣在蒸碗上，翻轉取出，再撒白糖即成。

以豬肉入甜菜古已有之，且中西皆有，但用如此多分量的白肉來做甜菜卻是川菜獨有。肥肉經過蒸製已化開，滋潤了豆沙和糯米，令每一口都鮮香甜糯。鄧師傅製作的甜燒白家常卻不簡單，令第一次吃到的朋友大為驚嘆。若是高級宴席，還可將豬肉捲住豆沙，做成形態更複雜的龍

眼甜燒白。再說道名為八寶鍋蒸的川菜甜品，其僅以麵粉（亦可添加糯米粉）為主料，製作完成後卻香柔甜滑。鍋燒熱放足豬油，油熱下麵粉炒製；至金黃，適量添水，炒至水油混勻，再加白糖調味。最後加上百合、核桃仁、蓮子及蜜櫻桃之類的輔料炒勻即成。

這道甜品或起源於北京魯菜名店同和居的看家甜品三不沾。然三不沾用的是雞蛋和太白粉混成的麵糊，炒製時加油不加水，也無八寶料。此菜早年由成都一家清真菜館做出名，可能是隨北方商旅傳入四川的。原始做法亦是調麵糊再炒製，之後放碗中蒸製，客人點了再拿出扣在盤中，故名鍋蒸。後來製作手法改良，即炒即吃，不再經過蒸製，卻沿用了舊名。

八寶鍋蒸體現川菜海納百川的特點，玫瑰鍋炸亦是。鍋炸起源於北方小吃炸餡餅，用的是豆麵。後經魯菜廚師改良為鍋炸，成為甜品；北京華華樓的香蕉鍋炸當年便十分出名。

此菜進入川菜後，製作方法大體相同。雞蛋麵粉及水豆粉調勻，將麵糊炒熟；然後靜置在抹過油的盤中，冷卻凝固後切長條，裹乾豆粉炸至金黃；再在鍋中化開白糖至鼓大泡時倒入鍋炸條及糖玫瑰炒至反沙即可。

當年江孔殷（一八六四至一九五二）



雪花桃泥（上）、甜燒白（下）。作者供圖

在京城受此炸餡餅啟發，改良成了將高湯裹炸在內的版本，成為了經典粵菜太史戈渣。

鄧師傅是次來港，還製作了雪花桃泥。這也是用豬油炒製的甜品，不過用的是玉米麵（偷懶版本用多士片）、蛋黃和水混成的麵糊。桃指的是核桃，此外還要放些糖櫻桃、荸薺之類的輔料。雪花則是打發的雞蛋清，即北方所說的「高麗糊」。高級宴席上，廚師還會在雪花上拼些吉慶圖案和文字。

傳統川菜的甜品還有很多，如波絲油糕、網油棗泥卷、龍眼枇杷凍等，囿於篇幅不再贅述。總之川菜味型多變，除了鹹酸苦辣，還有甜甜蜜蜜。

「台獨」清單快出爐？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本文見報之日，第四屆「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研討會正在湖北宜昌舉行，這個研討會是由筆者的母校華中師大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主辦，前兩屆在武漢舉行，去年和今年因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台灣和香港的學者只能透過線上參加會議。每屆研討會，兩岸學者對如何遏制「台獨」、促進兩岸和平發展，以及推進國家統一，提出不少建言。今屆研討會前夕，適逢台海多事之秋，預料有關人士在會上必定有所回應，未知會不會爆料？

近期美國進一步介入台海局勢，最新出招把聯合國擺上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幾天前（二十六日）發表聲明，呼籲聯合國成員國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體系及國際組織，他強調這符合美國的「一中」政策。中國駐美大使館立即發文駁斥，指美國近來變本加厲不斷利用各種場合炒作台灣問題，助台拓展所謂「國際空間」，公然挑戰「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敦促美方恪守承諾，不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

就在布林肯發表上述聲明同一天，台灣的「外交部長」吳釗燮在東歐的斯洛伐克一個智庫論壇發表演講，呼籲對抗「威權」云云。蔡英文同一天接受CCN專訪時更把話挑明，聲言對美國協防台灣有信心，她還證實有美軍駐守台灣，但「人數沒有外界想像的多」。

台灣民進黨當局在美國鼓勵下，在「台獨」問題上的言論和行動都變得無所顧忌，為幾十年來所未見，「台獨」勢力正在下大賭注，賭大陸解放軍不敢武統。以目前形勢，不能排除蔡英文玩出火。

不過，如果將時事鏡頭從聚焦台海，拉闊到中美關係，會看到另一番情景。就在同一天，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應約與美國財長耶倫舉行視頻會議，中方指雙方進行了「務實、坦誠和建設性的交流」，認同中美加強宏觀政策溝通協



美國視台灣民進黨當局如一張小丑牌。

圖片來源：China Daily

調十分重要，劉鶴同時向美方表達對於取消對華加徵關稅及制裁等議題的關切。美方則指兩人坦率討論了中美宏觀經濟和金融發展等問題。與此同時，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證實，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將於年底前舉行雙邊視像會議，他表示，在美中激烈競爭之際，最高層密集外交至關重要。

自九月十日中美元首第二次通話之後，中美關係有回暖跡象，高層官員持續溝通。在與耶倫視像會議的兩周前，劉鶴還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通話，評估了中美階段經貿協議的落實情況，雙方同意「就某些懸而未決的議題」舉行磋商。

由此可見，美國不想與北京全面翻臉，除了氣候問題需要與中國合作，在中美貿易問題上，美國也無法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完全脫鉤，這反映中美關係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拜登政府不得不面對現實，但又要在戰略上遏制中國、消耗中國國力，打「台灣牌」雖然是舊把戲，但正所謂「橋樑怕舊最緊要受」，新玩法一方面聲稱堅持「一中」政策，另一方面與台北當局建立官方交往、支持台灣參加聯合國體系包括世衛組織等，在國際上製造「一中一台」的政治現實。但是，白宮的如意算盤未必打得響，關鍵在於北京為何一定跟隨美國的音樂起舞？

據央視報道，在本周三（二十七日）國務院台辦例行記者會上，針對有

消息指有關部門最近或將就懲辦「台獨」分裂勢力進行專門立法，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指出，「台獨」分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堅決打擊「台獨」頑固分子，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應有之義，也是保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應有舉措。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凡是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的「台獨」頑固分子，包括那些操弄「修憲謀獨」和為謀「獨」打開方便之門的挑頭分子，必將受到嚴懲。馬曉光的話表明，繼二〇〇五年推出《反分裂國家法》，北京很可能推出遏制「台獨」的新法律。去年有媒體披露，大陸正在研究針對「台獨」頑固分子的清單，甚至可能發布「台獨通緝令」，三年前網上曾經流傳十三張牌牌的「台獨」分子通緝令，現在看來不是空穴來風，至於牌牌上的十三人名單是否有所調整就有待揭盅。

另一方面，據台灣軍方消息，就在十月二十六日這一天，解放軍派出七架次軍機飛入台灣西南空域，其中運-8指通機、武直-10攻擊直升機、米-17直升機是首度現身，台媒推測，大陸武裝直升機首次出現，目的是針對登島作戰。台灣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日前稱，解放軍近期在「已達準戰爭狀態」。美台押注大陸不敢武統，但言論和行動上卻是在迫解放軍動手，「台獨」勢力勇字掛心口，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我的好朋友——字典



人生在線
言青

我有一本綠皮字典，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商務印書館出版，是當時人們普遍使用的新華字典。後來改版，我也買過新的，但這本綠皮字典使用慣了，至今仍擺在我的案頭。紙面已泛黃，綠皮已破損，但仍很光滑，因為我每天翻它，皮被撫摸得一塵不染。它幫助我查不認識的字，查音讀不準的字，查口語中會說不會寫的字等等，它成為我學習的好幫手。

漢字裏有許多字容易念錯，念成白字。我從小讀書總是念錯字，爸媽叫我「白字老先生」（雖然我是女孩），後來爸爸給我買了一本小學生字典，讓我遇到不認識的字馬上查字典，爸爸說：「不能手懶！」從此我就養成查字典的習慣。

其實，時至今日，已白髮滿頭，我仍然是個「白字老先生」，比如「齟齬」ju第三聲，yu第三聲，我念成zu wu第三聲。「稔」應念ren第三聲，我念成nian第四聲。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都是字典給我糾正了錯誤。

漢字有四聲，要讀準，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特別在口語中，即使是標準語，讀音也不那麼標準。比如質量的「質」zhi，應是第四聲，但很多人念成第二聲或第三聲。浙江的「浙」zhe，應是第四聲，但很多人念成第二聲。我有許多字讀不準音，經常求助我的綠皮字典，它能告訴我這個字是第幾聲，記住了，從此也就讀準了。

漢字裏有些字讓人「想當然」就容易念錯。比如「穗」sui第四聲，容易念成hui第四聲，因為它右手旁是「惠」字。「穢」hui第四聲，容易念成sui第四聲，因為它右手旁是「歲」字。然而，右手旁是「惠」的念「歲」，右手旁是

「歲」的念「惠」。再比如掃地的「筲帚」tiao第二聲，zhou第三聲。但寫時容易把兩個字顛倒過來，因為「筲」下面是「召」，容易念成zhou，其實它念tiao，「帚」才念zhou。

漢語口語中，許多字我會說不會寫。例如：糗qiu第三音，米飯粥湯等食物，放時間長了，容易黏連成塊狀或糊狀，叫「糗」了。小時候，常聽媽媽說：「啊呀！這飯糗了，不能吃了！」我一看，果然一鍋飯成了糊味的黏粥，想給還沒下班的爸爸留個字條，叫他不要再吃這飯，但不知「糗」怎麼寫。

再比如，茶nie第二聲，也是常聽媽媽說妹妹：「這個孩子怎麼老發茶？」即疲倦精神不振，但我不知是哪個「茶」字。跋ta第一聲，跋拉着鞋。我小時愛踩着鞋後幫跋拉着鞋走路，媽媽常說：「把鞋後幫提起來，不要跋拉着鞋！」我不知道「跋拉」怎麼寫。生活中許多會說不會寫的字都是後來查字典才認識的。

我查字典時還發現不少漢字的象意字。比如：耆、耄、耄、耋，四個字都和「老」有關係。耆（讀奇），老字下面是「日」字，指六十歲以上，告訴你該過老人的日子了。耄（讀茂），老字下面是「至」字，指七十歲以上，告訴你老之將至，容易跌倒。耄（讀冒），八十歲以上，頭腦昏沉，意識不清。耋（讀苟），九十歲以上，彎腰駝背，苟延殘喘。現在生活提高了，許多九十多歲的老人仍然滿面紅光，精神矍鑠。

我喜歡看書，字典放在書房，遇到不認識的字和讀不準音的字，隨手翻字典，已成為我的習慣，字典也就成為我離不開的好朋友。漢字實在是博大精深，豐富多彩，讀一本字典，就夠學一輩子的了。



市井萬象

綠屋與橘屋

日本當代藝術家奈良美智裝置藝術作品《然而並非一切（綠屋）》《然而並非一切（橘屋）》亮相江蘇南京的德基美術館。「兩屋」是自成一體的「奈良美智美術館」：融會了繪畫、雕塑、裝置等多種藝術形式，將觀眾帶入藝術家創造的夢境與現實。

中新社